

ZHONG HUA

贞观皇后

王
蒙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贞观皇后

王覃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(冀) 登字001号

贞观皇后

王 覃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1/32 13.25印张 329,000字 4插页 1992年8月第1版
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000 定价：7.25元

ISBN 7-202-01224-8/I·234



唐太宗李世民同贞观皇后合葬墓所在的九顶山主峰



唐昭陵出土
的李勣(徐懋功)
的三梁进德冠



设在徐懋功陵园内的明陵博物馆



昭陵出土的
文官与武官俑





唐贞观年间大画家阎立本所绘《太宗步辇图》



相传贞观年间大画家阎立本所绘《肖翼蝶兰亭图》

唐詩集

不審藥來骨氣何似
想皆漸瘳荆溪新集
江州所寄竟不痊除菴
然近聞問悲痛更咽

当时的书法家王知微为所谓风尘三侠之一，后来出将入相的李靖书写的碑文。

居端副志在奉上知無不為叶
職事望重台槐職周神化追蹤
詔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冀
景武公禮也惟公才膺衡石契
始濟東流遽闕揭日未淹西嶽

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为左仆射（丞相）房玄龄书写的碑文

聖哲同德君臣協志
會壤隆平
齊於詞離煥始發如綸
俄廢壯觀
門當魯館卑照如輶
居臨餘暇
道難名德輝不昧
環紫齊明

内 容 提 要

《贞观皇后》指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，又称文德皇后。本书一开头，即别开生面地请她同书中另一重要角色——红拂弟子铁丸女侠，在长安西市的一场风波中登场了。她二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。这使女侠有机会接触当时的上层社会，并且从其特定角度，长时间以猜疑的目光，审度唐太宗和皇后的为人，也包括他们夫妻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爱。

当然，唐太宗李世民和长孙皇后，都是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。他们生活的环境，是隋末唐初风云际会的广阔天地，重点是唐太宗即位以后，锐意革新，旨在富民兴邦的“贞观盛世”大舞台。他们要跟魏征、房玄龄、王珪、长孙无忌、李靖、徐懋功、尉迟敬德等一代名臣同道推行著名的“贞观之治”，还需跟一代书、画大师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、阎立本以及一代音乐大师祖孝孙、一代天文学家李淳风，和一代神医孙思邈等杰出的人物打些交道。同时，也不可避免地遇到奸、佞、谀、贪之辈的掣肘、暗算、挑拨离间乃至行刺的勾当。

特殊的地位，使太宗与皇后卷入历史的旋涡之中，同许多贤臣一起演出了错综复杂、惊心动魄的故事。他们的情感也在波澜起伏中受到磨炼。这一切都令人情不自禁地关注着本书的主人公和其他贤佞、智愚、善恶人物的命运与下场，并品评他们的是非、功过以及公开或秘密的追求，剖析各种各样的人生哲学，领略长孙皇后流芳千古的情操，一睹她的聪明才智与胆识，看看她短暂的一生究竟活的值得不值得？

书中，唐代传奇的风尘三侠——红拂、李靖、虬髯客，特别

是红拂的两个女弟子也作为引人喜爱、嗟叹的人物在作者笔下详说、暗表或频频登场。本书言情说侠另有新意，格调高雅，内容清新。无论从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写法上都给人以别出蹊径之感。是一部雅俗共赏、富有历史传奇色彩的新作。

DR05/31
26.

读《贞观皇后》致作者书

(代序)

袁 鹰

焕斗同志：

拜读你的新作《贞观皇后》，喜闻之余，忍不住提笔说几句话，叫几声好。

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从1978年最初写唐太宗昭陵博物馆开幕的新闻起，你就同李世民开始打交道，盖已十三年于此矣。十多年来，你在写新闻、发消息、编刊物的同时，潜心于贞观史迹的搜集、寻访和研究工作，连续撰写了《贞观兼听史话》、《贞观革新史话》那两篇引起世人瞩目的文章，又出版了一本《贞观遗迹见闻》，简直快跻身于贞观专家之列了。依我看，你在这一方面的贡献，未必比你的正业逊色。

以“贞观之治”作为中心、作为代表的初唐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的业绩，是我国历史上光辉夺目的时期。“贞观之治”，历来就成为史学家关注的热门，有关论著相当之多。那一时期出现的名言警句，例如“国以人为本，人以食为本。”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”“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”“水能载舟，亦可覆舟。”“以铜为镜，可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见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知得失。”这类话头，不断地为许多政论、史论以至杂文重复引用。一直到今天，在议论民主、法制、改革的时候，有时仍被拿出来“古为今用”，那些睿智的光辉并未褪色。

作为文学工作者，我一直希望具有磅礴恢宏的气势、塑造众多艺术形象以反映那时代的史诗式文学巨著问世。那个群星璀璨、光照千古的历史时期，几千年封建社会中，也许只有清初的“康乾盛世”可以媲美。至于后者，我们已经读到一大批文学、电影、电视和戏剧作品，以后还会陆续增多。但关于前者，至今仍如凤毛麟角，常以为憾。

你这部《贞观皇后》，作了一次勇敢的探索，空谷传音，使人忻然。虽然你的笔墨主要描绘长孙皇后，并未着重写“一号人物”，但是挥洒所及，仍然勾划出那位文武兼备、雄才大略的贞观皇帝的风采。“贞观之治”当然绝不能归功于李世民一人，设若没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王珪、长孙无忌、温彦博、虞世南、尉迟敬德、李靖、李勣这一班治国平天下的重臣大将，没有魏征、褚遂良、马周这班敢于立言的诤臣谏官，设若没有长孙皇后这一位贤内助，光是李世民一人，何来“贞观之治”？李世民纵有绝世才华，他毕竟是一个人，不是神。

这位长孙皇后，史书上说她“仁孝俭素”等等，仍不脱古来一般赞誉“后妃之德”的口吻。但她实实在在是位了不起的女性。读了你这部小说，她的形象在我面前更加丰满，更加可敬可爱了。她好读书，懂得自己处于特殊优越地位，又警戒于历史上对后妃得失的种种褒贬，因而能坚定地而又谨慎巧妙地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。她从不正面参预朝政，如前代吕后、后代武则天那样，而是运用后宫的有利条件从侧面对丈夫作建议或规劝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。“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，因而献替，裨益弘多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上这几句记述，虽然简略，却包含许多重要的内容。“从容商略”四个字，很可以想像那位皇后的风度。她在贞观十年离开人世，留下编著的《女则》三十卷。这部遗著送到李世民面前时，“上览之悲恻，以示近臣曰：皇后此书，足以垂范百世。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，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，失一良佐，故不能

忘怀耳。”这大约是真情实话。他对那位皇后的种种好处，应该是有切身的深刻体会的。贞观十七年李世民下令在宫内凌烟阁上为二十多位功臣画像，流传后世，永志不忘，自是明智之举，只可惜未将长孙皇后这位“良佐”列在其内，不能不是个重大缺陷。当然，这也仅是你我今天说说而已，李世民当年决不可能明智到超越历史局限之外的。贞观皇后虽是善终，也仍然不能不具有悲剧色彩。

看来你似乎有意识地给她增加一层亮色。你不是在为皇后写传记，而是写小说。你并未满足于正史和野史上有关这位“第一夫人”的那些嘉言懿行，而是别出蹊径，注入许多唐人传奇风韵。你请来风尘三侠作陪，使长孙氏一出场就给人以威武健美的姿影，也就紧紧扣住读者的心弦。红拂女弟子的情节，无疑是虚构的，未必有史实依据。但这又何妨？没有人物和细节的虚构，如何成为小说呢？何况你设计的众多人物和故事，影影绰绰，曲折离奇，大都是为了众星捧月，衬托长孙皇后这位主要人物，使她的艺术形象更加有血有肉，也就更加可信。也许史学家会提出非议，认为历史上的文德皇后并非如此，于史无据，那自然是史学家的自由，你也不必去争论，因为你写的是小说，他说的是历史。但是如果有哪一位史学家对这位一代名后掌握更多的翔实史料，提供出来，公之于众，我想你一定会热诚欢迎的。不是吗？同样，也许有读者对此书某些传奇情节引起浓厚兴趣，要去寻根究底，寻到后来，却又难免失望。对这种过于较真的好心人，也只能由他去。写历史人物的小说，唐人传奇是一种写法，宋元话本是一种写法，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是一种写法，本来就是各显神通的。当代文坛上，历史题材长篇的势头方兴未艾，《李自成》是一种写法，《金瓯缺》是一种写法，《少年天子》、《康熙皇帝》又是一种写法，更是百花齐放，无须定于一尊的。

不知老兄下一步写作计划如何，可有趁热打铁接着动手写一

部《贞观皇帝》的打算？当然那是一项大工程，可列入你的“八五”或“九五”计划。难度大得多，但史料也丰富得多，可供驰骋的天地更是广阔得多。而你是有条件写、也有可能写好的。李世民不是说过吗？“以古为镜，可见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知得失。”文学本来就是时代的镜子。以这位一代英主为镜，确实可知许多得失之由的。西望九峻山，似乎听到昭陵地下发出期待和叹息之声。

袁 鹰

九一年盛夏

注：作者王蒙即王焕斗。